



人問吳衛東

北斗

能夠把民胞物與的襟懷化為專業追尋的人，從來都是少數。吳衛東（90 新亞經濟）自畢業以來，就走進弱勢社群，服務他人的原動力，一燒20年。

「社會從來沒有重視過弱勢的聲音，我嘗試與他們一起發聲。」曾唸電子、物理，在經濟系畢業的吳衛東大學時期並沒有讀過社工，為弱勢發聲的種子，乃父母播下：他的雙親分別參加不同工會，為工人爭取權益。少年吳衛東課餘很多時候會到工會組織走走，小小年紀看的也是愛國工會出版的《工人血淚史》，耳濡目染下，加上89六四的觸發，一腔赤誠，不可收拾。

感受世間苦 以助人為樂

「那年大三，89民運對我的衝擊很大。看到內地那群頂尖大學生為國家所做的，不禁也問自己要走的路。」結果？吳衛東成了遊行常客，無論那是3號還是8號風球的狂飈與傾盆，他一樣的唱歌喊口號，聲嘶力竭，點綴激情歲月。

20年激情內斂，吳衛東在草根和弱勢中，「做自己的開心事」。既然要走的路更清晰，約10年前，他便補讀了社工的專業資格，圓了少年夢。他從不覺苦，因為所看到的，比自己的還要苦。「我看到很多師父級的工人，可以憑一門手

“社會從來沒有重視過弱勢的聲音，我嘗試與他們一起發聲。”



社會不重視弱勢的聲音，促使吳衛東走上街頭，與他們一起發聲。

藝，由零開始，自行創製物件。我們說經濟轉型，講得簡單，可是，社會離棄了『師父』。」社會沒有配套去照顧應要照顧的一群，既是他的遺憾，也是他的動力。吳衛東加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首9年，一直為長者服務。當年公屋重建，長者住戶被編3人一屋，吳衛東帶領長者到房署請願，他曾撐着大閘，保護長者……社協遂成了首家衝擊房署的機構。

弱勢故事說不完

紅塵紛擾，哀樂人間。要吳衛東講社區故事，恐怕另加20年也說不完，尤其是近11年服務露宿者、精神病康復者、釋囚等對象，可謂別有體會。他曾帶幾名露宿者赴日本交流，出發前須到領事館申請簽證，申請人的特質自然招來一波三折；9年前，有個住在公廁裏兼負責清潔的外判工，月薪3千，沒有假期，吳衛東為他爭取時薪7元，那是「最低工資」權益的濫觴，而當年的工人現卻已入住護老院。……最教他欣慰的還是93年，前港督彭定康來港履任前夕，有位平日只在街角下棋、不理世事的長者，晚上10時多致電問他翌日須往請願否，可見長者爭取自己權益的意識已有所提升。

尊重包容 社會才有希望

「露宿者缺乏的不只是物質，要改變，最重要的還是要對自己



吳衛東（中）是曙光足球隊的推動者，他希望透過參與「無家者世界盃」，讓本地的無家者足球隊員重新振作起來。

要求和別人的信心。」透過參與「無家者世界盃」這項國際賽事，吳衛東希望本地的無家者足球隊員經過訓練後，能重新振作。「踢足球有目標，也有很多規則，正與人

“ 只要想清楚代價，
不要輕易放下自己的夢想。 ”

生一樣，有助他們達標。」阿劍（化名）20年前是甲組球員，吳衛東鼓勵他做球隊教練兼球員，他起初不相信，也不願做，其後卻愈做愈起勁，更獲老闆讚賞。阿劍根本的改變，讓吳衛東相信，社會還有希望，因仍有尊重與包容。尊重在於互相扶持：雖是弱勢、邊緣，但

仍有尊嚴，不可踐踏；包容在於互相尊重：別人罷工爭取權益，自己不要藐視埋怨。他最期望的是公眾有足夠的社會意識，懂得互相尊重和包容。天涯路遠，自謙僅將勤補拙的吳衛東卻坦言並不孤獨。朋友、義工的支持外，20多年前中大的自由歲月、「千斤擔子兩肩挑」的新亞精神、新亞社會服務團的體驗等，都讓他有更大能量。

當年周會曾獨自高唱新亞校歌的人，豈會害怕孤獨？六四激情也曾驅使他與聯校同學到邊境放氣球，為內地傳信息。擁抱夢想20年，他從不覺苦。「只要想清楚代價，不要輕易放下自己的夢想。」正是吳衛東持守多年的最佳注腳。

壓力團體有壓力

我們隨着吳衛東穿過大街小巷，走進群眾裏面，不時有街坊主動與他打招呼，可見他頗得社區人士的信任和支持，正如社協的口號：「生命尊嚴，仁慈對待；健康成長，源自關愛。」（Life with Dignity and Humanity Grows not from Air, but from Our Care.）吳衛東多年來的關愛總算得到了回報。我們原想具體看看他的壓力何在，吳衛東只淡然回應：「若論社工的壓力，與基層一群所面對的多方面生活壓力相比，我們作為專業的一群，壓力實在微不足道。相反，社工既然經常接觸群眾，理應協助民眾反映他們的壓力才是。」為民喉舌，就似是社工天職，不過，向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施壓的社協，諷刺地，這個壓力團體籌款永遠都有壓力，因此他不忘向讀者呼籲捐款。詳情可瀏覽網址：www.soco.org.hk。



由社會各方捐款購置的物資可舒緩弱勢社群的生活壓力，故吳衛東在受訪之餘不忘呼籲大家捐款。